

李健——

在机场“上班”一个月的翻译志愿者



□半岛记者 胡蕾

李健是青岛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对韩招商经理，平日里出差不少，是流亭机场的“常客”，但平时每次都是来去匆匆。他没想到，因为这场疫情，他在机场“常驻”了近一个月。

“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在机场这么多天！”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李健还在机场的志愿者岗位上坚守着。2月25日晚，由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，城阳街道防疫指挥部决定成立境外返青人员疫情防控工作专班，负责在机场对接城阳街道的境外返青人员。了解到工作专班急需外语翻译，在韩国生活过三年的李健马上报了名，26号上午在街道培训完就到机场报到了。

“最多的时候，从早上9:35到晚上11:55，一天大约有十五、六个航班。”李健说，作为翻译，他要保证随时待命，与外国旅客沟通需要填写的信息，然后安排车辆送旅客离开机场。

通常，一件简单的小事，比如，让旅客在候车区等待专车，工作人员可以只用一个简短的祈使句表达这个意思，但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段暖心的话，解释下为什么要等待，大概等待多久……李健选择了后一种做法，“语言是带感情有温度的，我作为翻译，就是要用耐心细致的

解释安抚旅客的心，毕竟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，大家的心情也都比较紧张，不能用简短的‘命令’式语气来让别人配合，那样太冰冷了。”李健说。

一天晚上10点多，一位年轻母亲带着不到三岁的孩子，在机场遇到了“麻烦”，完成各项检查登记后，在等待班车的过程中，孩子突然哭闹起来。疲惫、不安，加上哭闹不止的孩子，这位年轻妈妈也跟着焦虑起来，“我必须现在就走！”这位母亲态度坚决，但班车暂时还没有周转回来，李健主动走到跟前向这位母亲解释，还给孩子买了汉堡和玩具，送来了一杯热水。“我很理解她的心情，就跟她解释，车很快就到，她这种带着孩子的特殊情况，要优先送她们回去。”李健回忆说，后来顺利把旅客送上了车，这位母亲一直给他鞠躬表达感谢。

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。李健说，多年前一次出国因恶劣天气滞留机场的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，“一下飞机就是大风大雨，我的手机又恰好没电了，联系不到接我的人，在机场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，当时着凉了身体很不舒服，那种无助感我记得特别清楚。”因为自己的类似经历，李健特别能理解这些出门在外的外国旅客，“语言是沟通的桥梁，语言不通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跟他们沟通，明白他们的需求，大多数旅客也都是很客气的，也很尊重我们，对我们的各项措施和服务都很满意。”

跟外国人打交道，李健并不陌生，在公司做对韩招商工作，他经常要对外联系韩国协会、企业和政府招商部门，“招商引资工作是要把客户引进来，让他们留下来。”李健说，志愿者就像是城市



了解到街道的机场工作专班急需外语翻译，在韩国生活过三年的李健马上报了名。

的一张“名片”，跟每一位外国旅客交流的过程，其实也是在给青岛打广告，是在展示整个城市的形象。

“这段时间，每天见很多人，说很多话，但谁也不认识谁，同事们也都是戴着口罩，不交换名片，也不坐下来喝茶，大家成了‘熟悉的陌生人’。”李健说，等疫情结束了，他们这些志愿者同事们还需要“重新”认识一下。

比起平时的工作，第一次在机场“上

班”的李健忙碌了太多，从上午9点到机场，经常要忙到半夜2点多才能回附近的酒店休息，20多天的时间，李健没有请一次假，没有回一次家。“家里都安排好了，父母都很支持我，叮嘱我安心工作，就当做是一次出差。”

至于什么时候休息一下，李健说，自己是个喜欢“有始有终”的人，“从一开始来了，我就希望能够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完全胜利的那一天。”

陆兆民、陆培帅——

社区疫线上的退役父子兵

□半岛记者 黄冬梅

陆兆民和陆培帅是城阳街道德阳路社区居民，他们是父子，也都是退役军人。疫情刚开始，父亲陆兆民就向社区申请去当志愿者，而儿子陆培帅则向城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递交了请战书。“爸，我去就行，你刚做完手术不久，得多休息。”“没得商量，我必须去。”在陆培帅心里，不善言辞的父亲，骨子里总是带着一份倔强。就这样，父子俩一起走上了德阳路社区疫情防控的战场。

陆兆民：58岁老兵轻伤不下疫线

58岁的陆兆民，曾在海军某部队服役16年。2019年12月20日，他做了腿部静脉曲张手术，腿上缝有大小伤口数十个，医生嘱咐他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康复才快。疫情发生时，他的腿还穿着弹力袜处在恢复期。

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之初，陆兆民主要负责摸排工作。早上7点多，他就穿上迷彩服，戴上红袖章出门了。这些年，迷彩服、军大衣一直是陆兆民最钟爱的“时装”。社区外来居住人口多，陆兆民丝毫不敢马虎，一家一家地敲门核对、登记，实在联系不上的，就记录下来，第二天再跑一趟。摸排的同时，他还当起宣传员，“待在家里，少外出，出门戴



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，防控明白纸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，每一次，陆兆民都要每家每户张贴到位，宣传到位。

口罩，勤洗手注意自我防护”，这样的话他每天都要重复上百遍，没过几天嗓子就吃不消了。从此，金嗓子成了陆兆民随身携带的药品，实在难受时就含上一片。

2月15日，陆兆民因连续多天的走路、爬楼奔波，腿部开始出现发热、发痒的症状，难受得厉害。咬牙坚持到晚上6点换岗回家，他发现腿部已经红肿一片，而他只是简单地处理一下，拿热毛巾敷一敷，再涂上止痒药膏，第二天早上，照



一线防控的日子里，陆培帅每天早上7点到岗，下班没有点，最长的一次他在岗上坚守了近20个小时。

常上岗。这期间，由于劳碌、休息不当，陆兆民的腿部恢复得很慢，他也因此遭了不少罪。但他说，恢复慢些就慢些吧，顶多自己难受一点，但防疫工作不是小事，不能落下半点。

陆培帅：刚退役又“战疫”

36岁的陆培帅，曾在空军某部队服

役16年，2019年12月刚退役回家。社区疫情防控中，他主要负责门口站岗执勤、登记工作。

2月8日下午，陆培帅在社区门口接待了一位外地回来的租客，“年前我在武汉待过2天，回来后在老家威海隔离了20天。”询问中，听到租客的话，陆培帅心里不由紧张起来，但他还是友好耐心地向租客询问相关信息、查看隔离证明，并向街道汇报。按照当时城阳区的规定，有武汉旅居史的人，回到居住地之后，需要向公安局报备，并居家隔离观察2周，密切监测体温。

街道向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报备信息后，局里立即向威海公安部门求证，反馈的结果显示，该租客确实在老家按规定隔离了。完成一系列登记、测温、求证工作后，该租客顺利入住社区。看到对方行李多，陆培帅还贴心地帮他搬上楼。

随着“返工潮”的来临，许多省外、国外的租客回来了。陆培帅深知，他的岗位守好了，5000多位居民的健康才有保障，他要求自己时刻战斗力满格，直到下班的最后一秒。特别是在登记信息时，他往往要仔细核对三四遍，时间长了就硬生生把强迫症“培养”了出来。“刚退役回来，就遇上这么严峻的疫情，每天的坚守工作让我感觉又回到了部队，光荣和责任重大，这一次我同样也会全力以赴。”